



穀山筆塵卷之十五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者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記

晉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  
斬蛇劍王莽頭孔梅蓋漢以斬蛇劍爲國寶  
乘輿法駕出則侍中一人捧劍在左右衛以

月支頭爲國寶與漢使盟誓出以飲酒漢藏王  
莽頭亦此意也此皆王迹所興傳示後人自有  
深意然以孔子之履與莽頭同藏則污聖矣  
唐時祥瑞列在禮官大瑞六十有四如景星慶  
雲之類上瑞三十有八如白狼赤兔之類中瑞  
三十有二如蒼烏赤雁之類下瑞十有四如嘉  
禾芝艸之類不知相沿何代有此名目亦矯誣  
矣

蘭亭帖殉葬昭陵是也然以史考之此本  
復出人間矣五代賊帥溫韜盜伐唐帝諸陵見  
昭陵宮室闕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  
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  
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此知蘭亭  
真帖出自昭陵人間必有其本第不知復淪沒  
於何代耳

天寶二年玄宗幸望春樓觀江淮運艘韋堅上

百牙盤食蓋以牙盤裝食味於上謂之看食卽  
今之看盤也唐制御饌器用九飭食以牙盤九  
枚裝食味於上至是溢而爲百耳

沈香亭子玄宗已有其名然未考其制及敬宗  
卽位波斯獻沉香亭子料蓋純以沈香爲料也  
沈香林邑所出土人破斷其木積以年歲心節  
獨在入水則沉其形不同名亦各異有犀角燕  
口附子橫陽等號可爲亭材則其條段又大非  
誇沉比矣導侈召亂乃不祥之材而積累貴重  
得之不易如此若夫茅茨土階近取如拾安所  
不足哉

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交州  
以南諸國皆有之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  
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太宗付使歸之今廣西有  
秦吉了京師謂之了哥萬曆丙子一日講畢

上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闕臣講官

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其  
獸能動此二色則志所未備也

往至西苑見畜一狻猊主者故西域胡也以白  
布纏頭帶金衣綠支正三品料其狻猊日食一  
羊而籠之檻中無所用也以一狻猊計之主者  
食正三品料與二百六十羊一年之費不貲如  
此使如宋之艮岳珍禽異獸動以千百元時外  
夷所獻獅豹鵲鶻日食肉千斤終歲之費可養

壯士千人豈不惜哉

雜記二

景隆二年勅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  
守歲設庭燎作樂卽唐詩諸人守歲侍宴詩也  
是日以韋后乳母妻御史大夫竇從一自稱皇  
后阿蒼遂爲千古笑柄今徒艷其詞若與雅頌  
同音豈知其事鄙褻如此李疇宋之問韋巨源  
皆武三思之黨文人無行遂爲口實

唐中宗時宰相竇從一爲公主督造府第時謂之公主邑司懿宗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以宦官多閩人每寒食遣人分祭其先壠時謂之勸使墓戶此確對也時諸道歲進闍兒號曰私白閩中爲多故云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攷其爲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旣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時爲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迺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劾逐之卽此一節綠林豪客且掩口胡盧之矣

唐僖宗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爲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宋徽宗與王黼微行踰墻黼先下以肩承上足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

人主舉動卽警御近習以供嬖承寵者不過猶  
一時之歡而其本心之明亦有不能昧者二臣  
是也然野猪之諷有旃孟之風而黼又出其下  
矣

蔡京以太師封魯國公童貫以太傅封涇國公  
時人稱京爲公相貫爲媼相愚謂不如稱京爲  
相公貫爲相婆尤易明也時內侍梁師成亦至  
太尉時稱爲隱相亦媼相之別稱也嗟夫後之  
爲媼相者多矣乃至公相之權由媼相而重是  
王良嬖奚比而爲御矣

內侍梁師成領睿思殿主管翰墨凡禮文符瑞  
之事多所潤飾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  
稱蘇軾出于時天下禁誦蘇文人間不敢蓄其  
尺牘師成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蘇公之文  
稍出於世亦師成之力也夫師成以一介閹寺  
逢迎希寵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笑然因其

假借使一代文雅流傳至今事固有待而興亦大奇矣

唐時王及善庸人也爲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乘驢入堂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號之爲驅驢宰相

遼穆宗在位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國人謂之睡王

雜記三

漢時宮中有對食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爲夫婦也起於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蓋厭咒之術武帝廢之責以爲女而男淫云蓋對食之由也後世宮人不聞有此第私與中官爲偶其相妒相歡甚於夫婦幽閉之極無所不有可爲一笑

漢質帝初委政李固梁冀之徒希旨害之有云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



漢時男子皆傅粉也起於侍中傅粉化關籍之屬乃至元老大臣亦爲此飾殊可訝耳北史稱江東天子傅粉宮中唐詩口脂面藥以此推之不第漢矣

古時婦人之飾率用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填額畫眉周天元時禁民間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着墨妝故木蘭詞中有掛鏡貼花黃之句第不知黃着墨妝若爲點畫耳

唐時宮中給使令者皆有冠巾謂之裏頭內人今宮中亦有女官給冠帶者卽其遺制也

唐安樂宮主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觀日中影中各爲一色此服乃妖也

世間婦人立拜起於武后其實不然周天元時命內外命婦拜天臺皆執笏俯伏如男子可見以前婦人無俯伏者惟下手立拜耳王建宮中

有云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可見  
當時宮女不作男子拜也

本朝命婦入朝贊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拜  
賜時一跪叩頭耳而民間婦女乃俯伏稽首與  
男子不異非古禮也

唐有兩韓國夫人其一武后之姊嫁賀蘭越石  
嘗入宮得幸於高宗其一楊妃之妹嫁後入宮  
得幸於明皇稱號既同事迹亦合武氏之女亦

從入宮得幸於上賜號魏國夫人爲武后所妬  
寘毒而歿其甥女也

南漢有女侍中宮女盧瓊儂是也蜀有女校書  
樂伎薛濤是也

世間大有奇事出人意表西晉之亂荀崧屯宛  
爲杜曾所圍欲求救於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  
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夜出且戰且前遂  
達覽所卒解崧圍此亦太異嘗讀紅線之事謂

其不誠以此推之當不虛耳

李克用朱全忠皆草昧英雄驅使一世然皆有  
內助焉克用夫人劉氏聞汴城之變神色不動  
整軍而行全忠夫人張氏嚴整多智軍府之士  
與參謀議此二健婦亦女中丈夫也艸澤之豪  
鼓衆振徒竊盜名字亦必有非常之偶况神明  
之主哉

克用爲汴軍所攻不能自保欲用諸將之謀且  
入北虜徐圖去就劉氏力爭以爲不可曰王昔  
居韃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萬  
一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安可得至耶克用乃  
止當時非劉氏之言奔竄胡中不過一虜耳  
安能以河東之地與天下爭衡豈固有用婦言  
而興者克用是也

元魏北海王詳烝從父安定王妃廢爲庶人其  
母高太妃怒之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

麗婢陷罪至此杖之百餘又杖其妃劉氏曰婦人皆妒何獨不妒此可作一笑妒亦有用如此世有縱情極欲犯分敗俗以至亾身隕祚者使其婦能妒當不至耳

雜記四

王莽發定陶丁姬之塚周棘其處有羣鳥數千啣泥土投穿粟太子葬處亦有此異鳥雀亦有知耶將或使之耶

溫韜遍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猶然絕不可解也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右道出乾州其土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弗信爲一詩詆之云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作依瀆得道旁郵舍牛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焉仲兄無妄年甫十七再過其地爲賦一詩詆之其詞不記行至道中亦遭風雨千季雲焰猶能作腥腥

氣豈別是一種妖魔歟而不能以者耶

盜跖膾人肝以爲脯蓋寓言也然亂世羣盜真  
有然隋末朱燦食人使者醉辱之卽曰噉醉人  
肉如噉糟狔遂殺使者而食五代趙思綰好食  
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  
吞人膽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契丹東丹王  
突來奔居於洛陽好吮人血嬖妾皆刺臂以供  
之可見豺虎之性非但異類人亦有之以佛家  
六道推之殆天吳封豕所化也

黃巢兵圍陳州野無積聚掠人爲糧生投碓磑  
并骨食之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僇焚蕩殆  
盡無子遺行兵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楊行  
密圍廣陵城中無食軍士掠人詣市賣之編補  
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趙思綰據長安城中無  
食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  
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此乃亦佛家所謂殺劫

也

金末汴京大疫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其災可謂至矣然汴京人戶之衆亦可想見萬曆丙戌丁亥間汴梁大旱且疫諸門出灰亦且數萬卽宗室男婦灰幾五百此亦近世一大陽九也

至正九年襄陽民家張氏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尺許容貌異常皤腹臃腫見人嘻笑如世所畫布袋和尚見者異之已而江淮盜起稱彌勒佛出世以紅巾爲號此其兆與

至正十二年隴西地震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不能挽此蓋前代所藏有此一種大弩挽之必自有法人不能知其而舉以爲妖過也

至正十四年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繪畫三百方解

雜說

西門公子好士門下博徒酒客常數百人公子  
出則鞞鷹挾彈操竿瑟而從者塞路無何公子  
中貧無以奉客而北里王孫暴富富於公子故  
公子門下客皆去而事王孫王孫出則鞞鷹挾  
彈操竿瑟而從者塞路於是公子與王孫博爭  
道而怒相鬪客之從王孫者關弧而射公子公  
子蹀履而走王孫大喜曰甚哉客之忠也關弧  
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出千金大享客漢陰  
丈人謂之曰王孫過矣比從王孫而遊者非故  
西門客耶然而關弧射其故主如賊人者利王  
孫之金也君之金今日盡則明日折而之他又  
何愛咫尺之矢不以加君於十步之內而博人  
之千金耶王孫大悟遂謝客

魏其侯好客五陵諸豪皆出其之門下邑而  
其罷將屏居南山射獵丞相田蚡新貴

魏其客皆去事田丞相於是魏其嘆曰嗟乎客  
則何忍哉老僕所以事客非有負也皆去事田  
丞相東方生大笑仰天冠纓盡絕曰將軍胡見  
之晚也夫釣者操竿垂餌投綸於淵濤之中敗  
沫吞餌儻然而來者鰕鮓也若夫王鮪赤鯉盈  
尺之魚若滅若沒若浮若游可望而不可致何  
者其志不在餌也今將軍之客利合而來利盡  
而去其來甚易其去甚輕若夫高世之士懸  
戶之封不可招之來設湯鑊之誅不能揮之去  
將軍安得而客之然則將軍之客徒鰕鮓耳非  
有王鮪赤鯉盈尺之魚也

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鹽女求見盤珊病瘳  
五管指天鵝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  
大笑王曰嘻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  
之後宮哉無鹽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  
右者皆冶麗靚雅嫵眇多姿膚如玉雪腰如翠



素垂羅曳縠歛如流雲寡人猶以為不道不能  
一睜也夫人之王貌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  
人布席而飲懸樂而奏美人羅於玉箱金堂翫  
瑄張絃曼聲而歌氣芳椒蘭音繞梁櫪寡人於  
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仰天耳熱其樂忘  
灰夫人之妙技能抑之乎曰不能王曰然則何  
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官乎無鹽仰天大笑  
拊手泣洟曰殆哉王之圖國也夫妾之志以為

齊東負滄海之饒西按岱宗之險表裏九河  
縱橫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而西面事人號為東  
藩步誠惑之大王誠為謝連衡之約擯合從之  
議斥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請南城瑯琊則楚人  
不敢窺薛止屯千乘以河為池則燕之士馬不  
敢南向西畫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鄆之間則  
三晉之軍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與魚鹽之  
利席棗栗之饒修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

而亢強秦不及十年可爲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遊士之談以合從連衡爲事從成則三晉與楚分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衡成則秦享其成而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坐而自索也不知三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王者乎妾誠惜之於是宣王瞠目而眙拊心而嘆曰嗟乎天以無鹽君賜寡人也寡人之國將亾無鹽君存之遂以立爲王后齊國大治攘地千里夫嫺都環利之質非不捷也聲中官商貌如刻畫非不矯也及其當利害之交值艱危之地未有能濟者也故有呈木樸之觀而負瑋奇之節謝便儂之巧而儲博大之材者此無鹽之類也

穰侯爲秦相入則爲羣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出則爲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國人莫不也客謂穰侯曰君侯之危如累卵矣穰侯遊

曰何謂也客曰君侯知傀儡戲乎夫傀儡戲者一人而持兩手偶懸而垂之其上蔽之以帷左手之人笑右手之人泣左手之人揖右手之人旋於是市中小兒累迹而觀者如市以爲天下之妙伎洞心駭目其樂忘食及褰其帷而視之則出一手也於是大笑而走不復返顧今君侯親爲羣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又親爲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是舉秦國上下左右出君侯之一口也不可以給市中小兒終日君侯不早決者臣情秦人之穿帷而視之也豈止笑而去哉豫侯不能用

雜聞

吳下一士夫嘗爲予述顧文康公鼎臣事文康之父顧翁嘗爲小賈鬻線其嫗甚妒僅一青衣防之甚密翁未嘗忤視一日翁坐肆中嫗適去衣餽食至則雷電大作不能卽歸翁因請問

而卒生一男卽文康也。嫗大恚索兒欲殺之。得因送磨房欲令牛馬踐死。磨房主人收而養之。旣長聰慧不羈。丰神迥絕。自從諸生受書。遂游邑庠。翁嫗終不以爲子數。而奴使其母如故。久之文康及第。嫗猶虐其生母。使之蓬跣執爨。不令見子。文康遂介親友入內。長立庭下固求見母。嫗復大恚。文康固不出。曰卽一見死。不恨親友從旁宛轉。乃令自厨下出衣服藍縷。文康抱之大慟。親友皆爲泣下。

顧文康公爲諸生時。父母不子。讀書山寺。有羣乞兒相與。遂得一犬呼羣乞。剝之求薪。不得走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煩大士因折其像斧之。以爨。凡焚兩羅漢。而大熟。卽與羣兒環坐。擘而大嚼。爲之一飽。其貧而不羈如此。吳下一相知爲予述狀。大與馮當世相類。

尹恭簡公旻。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公。

尊慕之嘗聞歷城周中丞繼述其家世云魯  
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與濟人之危  
嘗有賈人過其村憩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  
尹翁見而埋之賈人者爲章丘巨室行錢舊嘗  
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爲罪復畀之若干  
再買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誓願盡歸之主人  
不分一緡以是爲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  
之忘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

而復畀金若干再買賈人又過井上恍若有所  
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其故賈以狀告翁因  
叩其金多少與囊袱之狀皆與舊合卽謂賈曰  
若無憂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  
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  
爲市舟中猝遇盜賈卽出其金獻之盜亦感其  
忱慨謝曰吾無意攫子金也然我嘗劫麻一船  
無所用之以予子可獲大利而易子之金可乎

賈遂戴麻而歸輦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  
而視之中皆金也蓋海商畏盜藏其金麻中而  
盜不知以與賈耳賈遂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  
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  
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  
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此陰隲  
之巧者也

濟南王公勅者博物君子也然其平生多怪人  
以爲仙勅少爲諸生卽好談仙道多識古器物  
目所未涉一見能道其詳曰此何代物當於何  
所得之考之皆是嘗讀書大佛山中與僧登山  
僧先行望見山頂有人至則乃王生也復使沙  
彌下取食物叩戶有書聲又王生也嘗與樵者  
十餘人期令各行一道比暮十餘人歸會語所  
見皆王生也勅以進士及第爲太史出爲陝西  
學憲一日行部道中望見一片黑雲呼從吏往

捉雲來更笑而赴之至則落地爲石吏取以奉  
勅勅擘而食之勅年六十餘歿里人徭賦長安  
於良鄉道中見車從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勅也  
里人前問公罷官已久何以至此勅笑曰

朝廷召我耳然吾來時有一二語未分付煩寄  
與兒某篋中有書數卷不可令人見語兒焚之  
里人歸問乃知勅以是日歿也尹恭簡公病甚  
勅往視之曰公尚不歿至某日有一雀落庭中  
公乃逝耳已而畧然

劉司馬公源清故爲諸生貧甚所聘女家以其  
貧請決更笄富兒劉不能爭也後劉以進賢城  
守功徵拜御史奉使過里而故所聘女更適富  
兒者又已中貧從夫居市肆一日聞公還從君  
婦出觀鼓吹導從威儀甚都羣婦指曰此車中  
貴人故而夫也女大慚恨卽閉門自經歿是謂  
此婦勝買臣妻遠矣

長安李生爲予言黃京兆華黃京兆者名  
慶州人也生四歲而孤育於伯父伯父貧  
夫婦日食糟糠但得少許米糲皆以啖鍾鍾感  
其意年六歲所泣告伯父願得讀書致身以報  
翁媪然其伯父貧不能具束修也一日州守蔡  
公夢城隍謂云郡中有一小兒他日當作順天  
府尹今貧不能學然有一念善善感動神明公  
可周之又此兒日在廟中戲至屣吾肩明日州  
守往謁神廟所見一如夢中所見而左肩  
有小兒履跡守卽召廟中讀書羣兒恐而問之  
乃鍾所爲召鍾問狀蓋欲上探雀殼也因詢其  
家世備知貧狀守月給廩米一石令伯父養兒  
又求一名師送令教習自出束修供之後三年  
守當去鍾方十歲業能爲文然守竟不洩夢中  
語也比鍾十八歲舉京兆旋第進士守已懸車  
徑來視鍾方以夢告之後鍾至順天府尹而



伯父已前次媪又他適鍾事媪甚謹孝養逾於  
所生云

嘉靖中海豐有漁子數人駕一舟入海捕魚忽  
爲颶風所漂泊一絕島險峭無人漁子相對號  
泣以爲必死因入其中見古木蒼蔚鳥雀啁啾  
不似人境行可里許見林木之中微有烟火起  
稍見人跡其人皆椎結袒裼網木葉爲裳面目  
黧黑肌膚如枯睢睢盱盱見漁子入相顧驚笑  
語不可解稍前逼之輒走不敢近其居率如蓬  
廬而無爨釜其旁往往有池池中以蜜浸食物  
皆是黃精薯芋之屬漁子飢甚前取食之其人  
亦不嗔但遠立而咲已而其人取栢葉食之亦  
將以授漁子使食漁子始泊舟時有餘魚已而  
魚盡苦飢不得已從之食食久益甘而其人亦  
稍狎相與游處但語不通耳如是者月餘其山  
澗流水處皆五色文石瓏落可玩漁子各收數

升置之舟中一日颶風大至漂返故岸衆人以爲已灰見之驚喜已而取所挈文石則皆林鳥瑟瑟諸寶也其中有紫者以五銖入火間以白金成黃金一兩不鎔則柔甚可屈折云大僕丞葛君爲予語狀

嘗聞里中長老傳數十年前里俗以羗爲裙着長衣下令其蓬蓬張起以爲美觀卽無羗裙至係竹圈襯之殊爲可笑及讀王莽傳莽好以羗毛裝楮衣中令其張起乃知古亦有之隆慶初年見朝鮮入貢使者自帶以下擁腫如甕蒲伏而行想亦有羗衣在下比數年來直窄衣下短如中國服不張起矣

隆慶三年山西靜樂縣丈夫李良雨爲人傭工與其儕同宿一夕化爲女子其儕狎之遂爲夫婦守臣以聞良雨自縊歿

萬曆二年甘肅築城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

許其中人皆不腐衣裳顏色一一可辨衣有寸  
許潞紬邊幅宛然時江陵當國邊臣不敢以聞  
然京師多有知之者第不知其故共相駭愕及  
考王莽時池陽有小人僅長尺餘或乘車馬或  
步行操持器物大小各稱三日而止山海經登  
山之神曰侖兒漢武帝時有巨靈抱朴子所載  
肉芝皆此類也

萬曆甲戌濟南有蔣生者貧而質子錢三十金  
久之遂鬻宅於子錢家其價二百有奇質錢者  
以百金當其息第以百金子之已而蔣生錢盡  
大窘怨恨遂自經歿歿數日鬻宅駟驢行西門  
道上忽叩頭呼服謝蔣生求免可一里許而返  
隔門伏匿須臾叩門甚亟里人皆聞其聲而無  
所見駟驢度不能免謂其妻曰我歿必爲所攝  
第毋收我我當放歸遂出開扉而歿其日子錢  
家亦歿并歿其妻良久妾甦語人曰爲蔣生所

訴見府君府君曰駟騮當質對妾何爲者  
之還夫及駟騮方按治未決云已而駟騮見夢  
其妻曰可收我我不能歸矣兵部韓君應元爲  
予道狀

成太史監吾公憲父嘗爲西邊大帥守鎮固原  
有民家子婦事其姑無禮一日姑與之人廟祠  
禱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予其子自探一巾與  
母婦取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人廟叩神未已  
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遍走求竟無踪跡  
已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爲一  
驢惟留一面兩乳鼻至帥府予之芻豆卽俯首  
啖之而不能言也此太史所親見於館中閒談  
偶及其詳如此

穀山筆塵卷之十六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璪言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

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日耳語  
一日目語一日手語一日足語咕囁而談者私  
也哂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足而  
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  
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  
其乃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材用調停二字區畫  
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  
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  
用君子以調停爲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  
子以作用爲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四字不  
除太平不可興也

漏刻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  
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也人之處  
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

大惟立命在我而不爲外物所制幾於道矣  
更色而不更葉者松柏也更葉而不更條者衆  
木也更條而不更根者百艸也更根而不更種  
者五穀也故五穀之命在種

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  
之亦亂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  
敗此養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流垢使之情  
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者成之也養之敵常在  
大臣激之敵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爲國則分  
內事不可撓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  
必鉞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分在於守官何也  
大臣位尊寄重與君國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  
能盡而上之所以責者亦不止於所守之官而  
止也如吏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審  
凡大典禮大賞罰無不使六卿共之非若尋常

政體一部可得專也柰何以一官自畫而秦越  
國家之安危嚙不出聲非大臣之義矣至於部  
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甲兵禮樂刑名各守  
其官以承其長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其官盡矣  
上之所以責之亦止於其官之內未嘗以錢穀  
責之吏兵以禮樂責之法官也後世士風日漓  
趨名嗜進往往舍其官之所當守而憂其責之  
所不及非小臣之事矣此何以故大臣以長厚  
爲體而不思義所當重小臣以建白爲名而不  
思職有所專也夫使大臣不憂國小臣不守官  
國家之事必有難言者矣

士之氣節盛衰亦有時哉有唱而後和有銳而  
復竭此皆非義理之勇也

本朝如靖難之舉灰者不下十百至於土木之  
難寂然不過一二如嘉靖大禮舉朝爭之灰且  
竄者不下數十至于易世之後如



廟祧之遞遷

兩宮之推崇亦有許大事體復寂然無一人言者何也士之舉動猶風也颺風大和冷風小和風之所過萬竅怒號風之所止一塵不動且再鼓則衰三鼓則竭氣亦有所盡也若夫義理之勇千萬人倡之而不加千萬人阻之而不止當寂則爲處女當銳則爲脫兔豈係風氣哉

人臣之犯顏直諫非以爲名也凡以冀上之從上從之而不受其名則主臣俱榮上不從而已受其辱則過歸於上而名成於下非純臣之本心矣且夫臣子之於君父固欲得其懽心非以拂意爲願也君父之喜自必以爲榮君父之怒自必以爲辱乃臣子之常耳今也以爲名之故而成其爲利之實遂至以君父之喜爲辱而以君父之怒爲榮無乃非臣子之情乎夫求其喜而不得以至於怒是求其榮而不得以至於

辱也恐思修省若將無所容如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如曰臣罪當誅今天王明聖則庶乎不失臣子之義而利名亦可以永譽矣倘以此驕人以此輕世恐有道者視之不免發一笑

俞

天下之事平時患在操切臨難患在牽制操切太過則變以刻成牽制太過則機以懦失此禍亂之所由興也

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虛則無難處之人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實實則無難任之事

凡爲大臣者不惟不當有保位之心卽保名之心亦不可有一有保位之心則利害之說得以中之一有保名之心則毀譽之說得以中之利害之說入則有所趨避其志不行毀譽之說入則有所顧忌其志不行然則惟利國家社稷不

俞

君子欲爲天下用則有不必用之心乃可用也  
有不必用之心則其身可去可留而寵辱得失  
一無所動然後惟吾所行而無所趨避所謂以  
瓦注者巧也古人所爲重恬退澹泊之士非止  
獎其品地實以恬退之士無富貴利達之心而  
天巧全使之効用必能爲人之所不敢爲而大  
有益于國家

士人持身之節有關於道義者如介如泰山

大將用兵之略有係於安危者如豚千金如糞土  
夫以持身之節而律師行之法天下所以少成  
功也

當事之人如舵師然風恬浪靜一瀉千里舵師  
可以享其逸洪濤巨浸蹶地連天舵師可以見  
其能惟至於萬斛之舟膠於中流尺寸不能進  
左右無所倚雖有天下之神巧不能幾矣之向  
以事勞心者事受之以理勞心者理受之事受

之者物有其則心無與也理受之者理有其趣  
心無與也惟以心勞心者心受之其傷必多有  
謂以心妄念是已智故是已陰謀是已不諱  
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虎狼也畏  
之而不怒也夫誠畏且怒也避之已矣安有見  
虎狼虺蛇而裂眦指髮以必求一逞者乎

人之季壽長短元氣所稟本有厚薄然人能善  
養亦可延年如燭有長短使其刻畫相同則久  
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短燭於籠內則  
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之說不可不知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峻  
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

論略

柳下惠以和而聖關壽亭以忠而神其必爲人  
所不能也而世以坐懷秉燭二事爲二公之大  
節見亦陋矣何也風雨如晦投表而與此何時

也卽有淫僻之心未必卽熾況其入之美惡  
少又不可知縱非下惠遽及于亂乎曹公就  
壽亭欲敗其節而致諸灰鏑之一室耳目窳  
卽非壽亭其誰自白乎故柳之不亂不欲者能  
之關之秉燭不敢者能之非其大也柳之大節  
在一體萬物而無憎別之心關之大節在始終  
爲主而無二三之志此其與天地同量日月爭  
光者矣然而以二事當之不亦細乎柳之言曰  
俞爲爾我爲我爾焉能免我哉關之言曰日在  
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此其大本大原可以同體  
天地並明日月者矣曰聖曰神不其然乎

賈之乎屈揚之反騷其指一也賈賦曰班紛紛  
其離此郵今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  
今又何必懷此都也若望原不歷他國擇主  
事以及於歿者此言非也當六國之時出仕  
國固士人之常然原楚之同姓所謂貴戚之

也一旦以忠被斥徘徊顧望不忍就道  
葬江魚腹中如遠遊諸篇詞旨可想見  
以此責之雄則不然其辭曰君子得時則大  
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故  
離騷文而反之其辭曰仲尼之去魯今斐斐遲  
遲而周邁終回復于舊都今何必湘淵與濤濤  
此有道之言也與賈生之旨趣大相遠矣雖然  
雄之跡三閭又何其不相若也則無乃與其言

刺謬邪

曹孟德雄心異志情見乎詞不一而足而又曲  
自掩飾以愚天下嘗讀其詩如但爲君故沈吟  
至今此有所牽制而未能決之詞如憂從中來  
不可斷絕此有所計慮而未得遂之詞如由不  
厭高海不厭深明自托於周公如我心何拂  
思欲一東歸微自附於漢祖卽此數語其志可  
知也短歌行中間全插呦呦鹿鳴數語上下

也一旦以忠被斥徘徊顧望不悉禮道  
葬江魚腹中如遠遊諸篇詞旨可想見  
以此責之雄則不然其辭曰君子得時則  
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  
故雄離騷文而反之其辭曰仲尼之去魯  
今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于舊都今何  
必湘淵與濤瀾此有道之言也與賈生之  
旨趣大相遠矣雖然雄之跡三閭又何其  
不相若也則無乃與其言

刺謬邪

曹孟德雄心異志情見乎詞不一而足而又曲  
自掩飾以愚天下嘗讀其詩如但爲君故沈吟  
至今此有所牽制而未能決之詞如憂從中來  
不可斷絕此有所計慮而未得遂之詞如由來  
厭高海不厭深明自托於周公如我心何拂  
思欲一東歸微自附於漢祖卽此數語其志  
可知也短歌行中間全挿呦呦鹿鳴數語上下

義不相接豈其才詘使然乃攬和  
不可解耳如爲隱語秘訣恐露窳妙則多書  
字以亂其詞也自古及今無人識破令地下  
瞞笑人迂腐可爲扼擊

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傳者多漢人擬  
議之辭東京西周做而行之未必三代之舊也  
後周以于謹爲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於楹  
展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至親爲袒割  
謹食畢帝跽授爵以醕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  
其意者也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爲尊賓師祭  
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  
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于其傍三代有  
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向也禮曰授坐不立  
立不跽古之所謂跽者卽坐而膝席耳今也  
人臣倨坐於上而入主跪於其前三代有是  
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而變



告今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本  
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  
三代所謂國老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  
而輔翼人主王之所謂師保父兄也東京以積  
榮爲三老儒者猶或恥之謹何人哉復以不經  
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禮而  
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  
不直則報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報三曰  
氣聽不直則報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或  
五曰目聽不直則耗古人聽獄之法  
諸君如此卽有神效不能自邀片言折之可矣  
後世不務出此而以鉤距伺察得人之情以  
纖鉅笮求人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疎以此  
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魏晉以來最重氏族南則王謝褚沈並則

古今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  
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  
三代所謂國老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  
而輔翼人主王之所謂師保父兄也東京以桓  
榮爲三老儒者猶或恥之謹何人哉復以不經  
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禮而  
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  
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  
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  
五曰目聽不直則眊六曰言聽觀其言詞不直則詘  
言者如此卽有神效不能自遜片言折之可矣  
後世不務出此而以鉤距向察得人之情以  
織鉅筭求人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疎以此  
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魏晉以來最重氏族南則王謝褚沈並則

王鄭至唐猶然魏孝文時以范陽盧敏請  
宗伯榮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爲衣冠所推而  
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故世之高華者以五姓  
爲首河東薛氏以不得入郡姓至辟戟廷爭儀  
乃得之於時婚姻仕宦皆以門閥相高下品第  
門自甘隱約斯亦過矣然喬木世臣國體所關  
廉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爲無益也  
今世門閥太輕地望無取仕以權寵相慕而誑  
世臣婚以富貴相高而左舊族跡之不過積習  
究其極弊甚有關係不可不熟思也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  
衰以離合爲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胡越有夫  
媼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遘恒必由之譬如  
蛇於此擊其首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此生於  
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應此夾於  
也則樵豎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傷人殺

而略不動心者此夫自斷而未殊者耳  
宋時諸路被兵之後必有一番優恤田有廢墾  
者或賜之粟民有被掠者或賜之米或除其積  
逋或收其遺骸種種撫摩不一而足深仁厚澤  
固結於人心良有以也今世誠考其法於邊境  
中虜之地倣而行之於公家無費而可以收拾  
人心培養元氣惜乎無舉而行之者

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卮玉盞以示輔臣曰

用此恐人以爲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  
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遇  
君之善也京之佞不容誅矣卽此觀之徽宗以  
前卽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爲用乃今士庶之  
家初登仕版卽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  
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筋而嘆宣和之侈  
佞臣以玉杯爲華今之士人且以象筋玉杯爲  
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

士所不肯深惜也物力之詘有以然矣  
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實默同游慨然以道  
自任嘗誥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  
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  
徵於禮以倡鄉人一時風俗丕變儒者成物之  
効也嘗謂士大夫進而在位當以政教率天下  
退而里居當以禮教率鄉人卽在上者有以任  
之在下者從而助之未爲非美也乃今風會日  
流俗尚日濼鈔位於朝無尊卑之分徵年於鄉  
無長幼之節卽在上之人不能以紀綱法度力  
挽頽波况在下者乎

夢語

于子臥病兩月五火內燔腎腸焦灼呻吟宛轉  
不知夜旦禱祠醫藥雜然並陳而不能起也如  
夢如寤若有所遭幅巾方袍匪仙匪釋自稱無  
念道人呼予而箴之曰子奚不悟乎子之病非

禱祠之所能謝非藥石之所能痊在子所念爾  
子之病非飲食之所能傷陰陽之所能戕得之  
性情不調而念滋分也內之喜怒失時外之愛  
憎爲累也欲發而制於理欲忘而牽於念故子  
之心搖搖焉如懸旌炎炎焉如沸鼎君火一作  
而五臟若焚矣子不亟自治者將索子於池魚  
之腊不亦憐哉子誠欲已子之病則曷調其性  
情寡其思慮盎然游於六氣之和陶然適於無  
町之宇幾可生乎如是歷歷可數百言凡十許  
日夜窮則與語于子泠然霍有悟也病起而載  
諸牘

道人曰子之性與人異大事看得明小事看不  
明大事丟得下小事丟不下大事擔得起小事  
擔不起大事放得過小事放不過何其舛也夫  
天下之大事常少而小事常多則子之縈繫者  
必多而脫灑者必少參不病何爲

道人曰人之畏子以子慮之深澹然而應之則無畏矣人之怨子以子責之厚倘然而與之則遠怨矣人之狎子以子發之輕凝然而守之則無敢狎矣人之瀆子以子許之易確然而持之則無敢瀆矣

道人曰子有所欲於人微示之而使其自悟也不能悟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子有所怒於人微風之而欲其自悔也不能悔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彼人方且晏然且寢而子憮然自廢豈不左哉

道人曰夫怨人而使人知之也則彼必備矣怨人而使人無知也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

道人曰人之於子也一綫之情如拔子之於人也萬斛之力如傾斯不誠厚道乎哉然以之損名以之傷身無乃過矣

道人曰夫德易忘而怨難消也肉骨之恩崇朝  
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刻肌故君子重樹怨

道人曰凡吾有患爲吾有身孰有之哉及吾無  
身吾無有患孰無之哉夫身無之者有之也

道人曰閑事莫管閑氣莫生閑話莫說閑書莫  
讀

道人曰夫賢爲愚使而愚者不覺也乃使賢者  
傷焉貴爲賤役而賤者不覺也乃使貴者傷焉

故賢毋爲愚使貴毋爲賤役幾無事矣

道人曰於人無所甚親故不可得而疎無所甚  
疎故不可得而親斯涉世之軌也

道人曰視親如疎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  
急可屢謀也

道人曰人有德於子願子毋忘之也人有怨於  
子願子忘之也子有德於人願子忘之也子有  
怨於人願子毋忘之也



道人曰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忘念之念也忘念之念念也莫如忘忘故佛經以無念爲正受

道人曰夫望而許者不足以爲德逆而距者適足以爲怨故求而審之可許而許之許之德也求而審之可距而距之距之無怨也其恕乎

道人曰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必離也有爲而來者必有爲而去來而知其必去也

道人曰僦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卽無病矣

道人曰夫擬之而後言則寡尤也議之而後行則寡悔也擬議本於存心心存則不妄故慎字從心從真

勞山學履卷之十七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

後學商丘沈域重訂

男于緯較梓

釋道

漢史西域傳所記三十六國道里風俗戶口人民纖悉具備然不聞有浮屠之教其時誠有之

張騫有不以聞耶其時武帝慕道求仙方且馳  
心海上三山恍惚虛無之境豈有浮屠之教已  
行而騫不以聞者耶然佛經傳其淵源遠自上  
古卽周定王至於西漢已若干年而其教尚不  
著於西方無是理也豈所謂西方者尚在天竺  
去息之西非三十六國之數耶列子志穆王得  
西域化人居處被服皆非人間所有而西域傳  
稱條支善眩又傳聞有西王母弱水及觀佛氏  
之言近於眩術者甚多豈卽所謂化人耶

魏收曰張騫始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  
竺始聞有浮屠之教蓋騫時已聞之然漢史不  
載何也又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  
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佛法  
不至明帝入中國此足證矣

佛教之盛始於五胡至魏而極魏世宗於嵩山  
立寺極巖壑土木之美於是遠近承風無不事

佛郡至萬三千餘寺胡后造永寧諸寺皆極土木之盛浮屠高百尺許官殿如禁內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其後任城王澄上疏請禁都城內寺以爲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己此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此數語者切中沙門之病佛骨表中亦說不到胡后嘗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屠今江北諸處違違有故浮屠蓋皆是其所建也

釋有南北分道亦有二宗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呂崇善崇善分爲二宗一授遂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作秦泰授薛道光光授陳桷桷授白玉蟾蟾授彭耜此南宗也二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子三丘處機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孫不二大通曰馬銓曰銓妻孫不二並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迹皆在

東海勞山而丘處機爲元太祖所聘弟子十八人從見於漠北居燕之長春宮化焉長春宮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嘉咸陽人餘多登州人海上煙霞之境仙聖所鍾盛固宜矣

六朝沙門見人主多不致敬唐初僧尼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亦五胡遺俗也自高宗詔革其禮公正迄胡元之世而國師法王至與人主抗禮天狄之法亦不足言矣

武后受冊爲金輪皇帝作七寶曰金輪寶曰如意寶曰白象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廷不詳其制今佛家莊嚴及人間華麗飾嘗曰七寶宮中鑄作珍玩亦曰八寶不知同否

九宮貴神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卦坎其方自二宮其神攝提其卦坤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卦震其方

碧四宮其神招搖其卦巽其方綠五宮其神天  
符其卦離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卦乾其方  
白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兌其方赤八宮其神太  
陰其卦艮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卦離其方  
紫玄宗時術士蘇士上言遯甲有九宮貴神典  
司水旱請立壇東郊祀以四孟從之此卽金歷  
書三白圖法也

開元中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  
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世  
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其所  
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  
祠之所玄宗奇其說因勅五岳各立真君祠不  
知所謂山林之神統於上清否志曰山川之中  
爲神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風雨陰陽正  
山川之守而又以上清臨之何也唐宗五嶽之  
封至於爲王爲帝不知其封卽上清真人

山川之神耶承禎之言矯誣甚矣  
本朝於嶽鎮海瀆盡革封號各從本等名稱大  
聖人之作爲一洗千載之陋嶽瀆之神懷柔震  
疊有不受紀哉

唐宣宗時道士軒轅集遊長安召入禁中間以  
長生之術對曰王者屏慾而崇德自然受大遐  
福何處更求長生此儒者言也東方生對漢武  
之言與此相似然以此推之軒轅東方必真知

仙道者也

周世宗召見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  
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亦真知  
仙道者也

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蜀之玉局化  
是其一也其說以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  
道陵至此有局脚玉牀自地而出老君升座爲  
道陵說南北斗經旣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

故以玉局名之

漢沛人張魯自大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其  
後遂從劉焉分據漢中後魏寇謙之首奉其道  
至宋真宗之世賜其裔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  
靜先生以後繼世子孫皆有賜號此龍虎山之  
封號所由始原其所以蓋因天書符命之典粉  
飾道教誕惑四海王欽若爲之奏立授籙院及  
上清觀歷伐相沿遂爲成典而不察其由亦惑  
之甚者矣

元命道士張宗演爲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  
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此天師之號所由  
起也

本朝止封正一嗣教真人無天師之稱假一品  
服色至衍聖等亦太過矣嘉靖中尊崇道教而  
張氏與陶邵二氏同禮在三公之上隆慶改元  
有言者請削其爵降爲提點至萬曆初年實



左右復續舊封然禮體威儀較之嘉靖間不相及也

古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掛冥財冥衣在上焚之謂之盂蘭盆昉目蓮比丘見父母在餓鬼中故此作以救之也唐時尊奉佛法於中元日內出盂蘭盆章敬寺設七廟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歲以爲常是以七廟神靈皆在餓鬼中也其不道辱先亦甚矣

佛經所載方語皆唐時語也國名如婆羅門摩伽陀癡噠圖訶達羅支圖波斯匿國護密多國喝槃陀圖人名如婆伽利泥洹師怛伽羅地名如毗伽梨河乾陀衛江大都唐時語也可見四十二章以後多爲譯者所演設爲問答寓作名姓以鬯經旨其非釋迦時文義明矣

唐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

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  
五萬人蓋官造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大  
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祆胡神也  
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渚州火祆官品亦有祆  
正蓋主祆僧也武宗好道故汰僧耳

周顯德二年毀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有奇  
廢者三萬三百有奇見僧四萬二千有奇尼萬  
八千有奇此但河洛關陝山東江北數省未及  
天下之半而數已如此矣又令民間銅器佛像  
官鑄錢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  
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  
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  
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此雖矯俗  
彌惑之言然於佛教濟人之旨有昭合者唐宋  
三百年陋風片言而正真英主也

後唐同光中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

降伏天龍命風召雨莊宗首信之至親事後如  
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已而迎至洛陽使之  
祈雨數旬不驗誠惠逃走慙恩而歿世傳五臺  
真僧能降天龍恐卽此事也

自古帝王崇重佛教則道流被斥興起道教則  
釋典被汰勢不並立如此林靈素欲盡廢佛教  
至改佛爲金仙僧爲德士寺院爲宮觀嘉靖中  
陶仲文邵真以祈禱用事亦請折毀寺院沙汰  
僧尼焚佛骨於大通橋下皆其證也兩家道術  
原不相下其徒宗而守之入主出奴至於爲敵  
皆非其本也要之道家興廢不常入人亦不其  
深終不能與佛教角爾

高駢素性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術士諸葛  
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殷同  
席促膝傳杯器而食至於犬聞其腥多來近之  
駢獨不惡也曰神仙以此試人耳亦見述異本

夫非其天性蓋有所慕而然也近代士人亦有類此者

元設宣政院掌天下釋教上天下寺宇共四萬二千餘所僧尼共二十一萬餘人可謂之侈矣方今寺院僧尼不申總數以一郡邑推之當亦不下此數也

元劉秉忠僧也輔佐元主平定海內姚少師亦僧也擁翊

成祖勅守太平其人地才品大略相似亦古今之奇也秉忠輔政日久仍野服散號王鶚以爲言拜太保領中書少師在一品班衣猶着衲後見其不便乃賜冠帶長髮然今崇國所祀少師畫像猶是僧服而春秋秩祀但稱恭靖公亦不書官未知何故

五臺山寺元太后弘吉刺氏所造也勅寺之製大集民夫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成寺其人

寶地珠林留爲勝賞而工費之艱傷民命乃如此是以有漏之緣斃無辜之衆也始來夫悲其謂此何

元成宗建天寧萬壽寺中塑秘密佛形象醜怪即所謂演揲秘密法也傳聞大內有一秘密殿內塑喜神主上大婚先期入叅雖沿舊俗亦有深意然不可聞於世也演揲兒法一名大歡喜秘密禮定故曰喜神

胡元之俗全無先王禮教其最悖理者帝師稱受戒是也帝師之令至與誥勅並行后妃公主受戒跪拜甚有爲大布施者正衙朝會百官列帝師專席坐隅來自西域則遣中書宰臣馳驛往迎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其徒怙勢恣肆氣焰薰灼延於四方至於樵朴公卿毆拉妃主朝廷知而不問也方且下令罵西僧者截其舌毀西僧者斷其手則中原文物而化爲夷荒之

地矣若乃秘密演揅宜淫太內入道滅絕尤可  
痛恨

甚哉道術之日分也江左以來於吾儒之外自  
爲異端南宋以來於吾儒之內自分兩岐降是  
而後則引釋氏之精理而陰入於吾儒之內矣  
降是而後則受釋氏之明法而明出於吾儒之  
外矣

夫江左以降盛談老莊隋唐以來多修佛乘今  
之談老莊者少矣而爲佛乘之言者亦非其本  
旨也何也佛教之入中國本緣經典其後以經  
教爲土苴而直指禪宗又其後以禪宗爲葛藤  
而專修淨業故有稅冕而勤禮拜閉室而誦經  
陀若謂調御之位可以立地而成青蓮之會可  
以應聲而至西來之旨豈固然哉雖然如是而  
能守律戒猶未失也又以爲逆流之地不事意  
修上智之根無資戒定至迺慕啖鴆吞炭之

任漁行酒肆之緣居然與屠膾伍矣在彼法中  
以爲何如而稱於士人之列也

二氏之教與聖教殊然其大歸一也世之學者  
能以不二之心精研其旨內亦可以治身外亦  
可以應世豈遂與聖教遠哉乃其實不然標玄  
同之趣以文貴生之訣而生未必養也飯寂滅  
之宗以鬯無生之法而生未必忘也或世名已  
歇托澹泊以依棲或榮進無階借清淨以表異  
故有示辟穀之迹而不能絕念於刀錐修離欲  
之基而未必息心於綬冕二氏之徒斥而不與  
矣何以稱吾道哉此所謂心術之弊也

二氏之教與吾道源流本不相遠特各立門戶  
作用不同爾自唐宗以來賢士大夫固亦多遊  
心內典參悟玄宗而不害其爲儒彼固儒者之  
所適也但不當窺入其說以默高於吾儒之間  
又不當舍吾儒之教而直往從之耳辨如二氏

之中有兩大姓其物力財產固自相當而不相  
爲用則其子弟家人亦各承其業而不相羨也  
有如納西家之子以冒東家之派則東家之派  
旣紊其統而西家之子亦失其宗蓋皆不願也  
故推墨而附儒者非也又使東家之子不能守  
其父兄之產而慕西家之聲勢折而往從之豈  
惟我所不甘亦彼所不受也故援儒而入墨者  
非也

近世經教禪宗分爲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  
爲教外單傳此不考其本也而諸部經典所論  
字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於維摩問疾無  
有文字言說爲不二門此初祖西來之正印迦  
葉拈花龍女獻珠禪家公案已肇於此不至初  
祖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伽教人未嘗盡去  
文字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演教但不復造  
立經典是謂不立文字如所謂述而不作安



以經教爲糟粕而直

附錄

靈濟二真人乃徐溫二子知訓知詢也二子生平皆以凶德取敗不保其身而列於諸神之祀未審其由相傳

成祖有疾嘗夢二神進藥故崇祀之然其祀不始於

國朝初也今京師禁城之西及福州城外皆有靈濟宮二神號金闕真君玉闕真君其配號爲金闕仙妃玉闕仙妃太常以春秋秩祀四季更換袍服其像木胎有機可以伸縮

河東鹽池唐時曾有封號謂之寶應靈應二池萬曆己丑御史以鹽利大典請崇其祀宇賜之封號予按令甲

國初時釐正祀典岳鎮海瀆盡去前代封號俱從本等名稱且前代之封爵又不可襲乃奏

西二池各書本等池神惟請祠額二字以示崇  
報有

詔賜額靈惠而時猶未核其所由也及考唐史  
大曆十二年河中池鹽先因秋霖多敗度支韓  
滉恐鹽戶減稅奏稱雨不爲害且有瑞鹽代宗  
疑其不然乃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還奏如滉  
所言請宣付史館賜以嘉名乃賜寶靈之號時  
人醜之始知二池神號乃滉輩獻諛掎克之謀  
也人實醜焉神其受諸然則岳鎮海瀆封號  
唐宋封禪之主所爲侈大矯誣之文耳

聖祖革而正之神謀睿見高出萬古不亦偉哉

穀山筆塵卷之十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

後學商丘沈

域重訂

男于緯較梓

夷考

本朝輿圖母論勝國卽較之漢唐亦有所不及  
東面朝鮮卽漢之玄菟樂浪唐之安東都護也

西面哈密卽漢之安西唐之四鎮也北面河套  
卽漢之五原唐之豐勝等州也南面交趾卽漢  
之九真日南唐之五管外境也朝鮮建國公矣  
舊遼陽控連遼左以通京師而爲三衛所據河  
套爲西虜所據哈密爲吐魯蕃所侵交趾旋得  
旋失較之漢唐剪其四幅矣然靈夏在版圖則  
宋全盛所無甘肅爲斥堠則唐中葉所失而雲  
南一省全爲郡縣則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亦足  
補其一二矣

三受降城皆在黃河北呀今河套之北也中城  
南直朔方安北都護府在焉東城在勝州之北  
西城在豐州之北此唐史註也宋初曰中城南  
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  
東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城本漢五原郡地西城  
本漢臨河縣地云說微有不同如宋白所考則  
東受降城當與大同相近去黃河遠矣或者

雲中郡地廣西接榆關非止大同府境也大抵  
漢築朔方守在河南唐築三城守在河北今河  
南已失爲虜巢矣况河北乎

漢時設西域都護統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  
唐初置西北都護府統龜茲於闐疏勒碎葉四  
鎮後爲吐蕃所陷武后長壽元年大破吐蕃復  
取四鎮置府於龜茲發兵以戍之卽今甘肅境  
外地也

國初以封哈密後爲吐魯蕃所陷哈密遺種  
居甘州而北地淪於西域矣吐魯蕃與天方哈  
馬等國相隣不知卽吐蕃遺種否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  
國出赤白黃黑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蓋  
自然之物采色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琉璃  
卽琉璃也乃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爲之虛脆  
不柰實非真物觀此則漢書所載是真琉璃也

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升山取采石  
鑄以成器則鑄石爲流离自古有之第如今  
中國所鑄柔脆不堪惟自海舶來者質差堅硬  
謂之番流离亦石汁所鑄但少堅耳又有玻璃  
與琉璃相似但未聞西域真琉璃作何狀也豈  
寶珠玉石皆入中國而此獨不至竊意漢時所  
謂十色琉璃卽今之青綠等石耳古時無寶石  
之名今人知其爲石而不知其爲琉璃也姑記  
之以俟博考

今西域貢物有鐵力麻初不省其義及考勅勒  
國名一號鐵勒當是鐵勒麻也

後漢書西南夷傳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  
馬牛頭蓋海西大秦國也大秦卽前書犂軒國  
周穆王時西域化人想卽其先世耳

東漢時羌寇最盛然有東西羌居安定北地上  
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

外者謂之西羌各自爲種與西域諸夷不相  
涉今陝西塞上熟蕃想卽其遺種也

唐時跣跖爲党項部落

唐至中葉吐蕃之盛幾如匈奴隴右河西盡爲  
所有南至六詔亦被吞食其地北至回紇南達  
六詔幅員萬里乃其文字職官亦與中國相類  
不似匈奴突厥之樸陋也

唐自安史之亂河隴諸州陷於吐蕃數十年矣  
至大初中年值吐蕃內亂三州七關之衆款塞  
來降而河西十州之地亦入版圖此非唐之兵  
力至宣宗而盛也會虜運之衰耳三州七關者  
唐原安樂州及石關等七關卽今平涼寧夏境  
內十州者瓜伊蘭鄯甘肅西河岷廓卽今隴  
甘肅境也

唐時安西北庭淪於回鶻河西隴右淪於吐蕃  
河西隴右卽所謂河湟也爲秦原河清

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十八州之地在  
平涼臨鞏甘肅諸塞幾半陝以西矣安西北庭  
則在朔方之外當與延寧兩鎮相宜

四川茂州卽冉駝之國漢所開爲汶山郡者也  
唐初築城於此以遏吐蕃通蠻之路後爲吐蕃  
所據西洱諸蕃皆爲降伏於是吐蕃盡有諸羌  
之地東接松茂南隣天竺西陷四鎮北抵突厥  
地方萬里諸胡之盛無與爲比而唐受其侵矣  
其所以致盛以據松茂之險故也方今茂州之  
北卽近洮岷虜由洮岷而南直至章臘其南接  
六番故松茂之境乃虜與羌接之境亦要害之  
境也六番者董卜韓胡宣慰司魚通寧通宣慰  
司及烏思藏四法王之地卽古所謂身毒大夏  
天竺也

劔南西山諸羌可十餘種皆因韋臯內附卽今  
威茂諸蕃也唐時皆各稱王中有女蠻吳元



白狼國以女爲國君入作危髻金冠  
謂之菩薩蠻當時樂府遂製此曲至今傳之  
一作曼

唐時西山白狗等羌內附受爵世襲而陰附吐  
蕃世所謂兩面羌今之朶顏三衛謂之兩面虜  
可也

雲南自後漢永平平服中國唐初列在版圖爲  
外臣後爲楊國忠所擾改附吐蕃故吐蕃日強  
不可復制以其通道諸羌故也至韋臯鎮蜀始  
撫境上諸蠻以誘南詔於是併八國生羌俱歸  
王化而吐蕃之勢始孤關中之民始得安枕皆  
臯之功也吐蕃故土在河隴之西及二庭四鎮  
並爲所有南接六詔北接回紇幅員萬里勢侔  
中國其勢大矣雲南內附則斷其右臂故不支  
也今緬甸諸夷梗化南土幸而六蕃之夷稟我  
聲教可保無他然階文之間生熟諸蕃爲北

所挾釋搔邊境害亦不細矣  
唐史東蠻跨地二千餘里勿鄧豐巴兩林各有  
大鬼主爲之長鬼主不省何稱韋臯使東蠻鬼  
主訶俟雲南及異侔尋內附先遣鬼主入見其  
地當在滇蜀之間

唐時雲南王以名相接爲世如閣羅鳳之子爲  
鳳迦異孫爲異牟尋曾孫爲尋夢湊是也法如

### 頂鉞

本朝安南酋長以名相排爲世莫如方瀼之子  
爲莫福海孫爲莫宏溟曾孫爲莫茂洽是也法  
如雁行此雖鄙俗亦皆有意義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爲詔其先渠帥  
有六百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  
開元中內附封爲雲南王至今稱之

唐之南詔改爲雲南已而又改爲大理至後唐  
改爲長和其主猶以驃信爲號

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間入貢蓋古朱波國也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卽其遺矣

吐蕃之君曰替普南詔之君曰驃信皆僭號也南詔國事大臣皆分曹稱奭總謂之清平官其相謂之督奭

唐時雲南王官有清平官清平者蠻相也近日關白大將亦稱清正

緬夷在西南絕境上上世所不臣元世祖舉兵克之其笏金齒等夷十有二部皆降卽今三宣之地也

韋臯鎮蜀招撫南詔以破吐蕃至遣匠教爲甲弩咸通中南詔作亂甲弩精利中國不能及以此推之邊關鄰虜有所要求爲甲弩之用者不可輕與北邊鐵鍋火藥之類是也

乾符初年南詔逆命高駢爲西川節度遣

仙託遊以入其境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  
妻以公主已而南詔遣其酋望來請和親無未  
但令督奕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宰相盧構  
欲從其請鄭畋固爭以爲不可相與爭於上前  
拂衣面詬遂皆罷相此事與近日日本相類第  
彼許出於邊臣而廷臣持之此則出於廷臣而  
邊臣撓之也唐時回紇吐蕃舊有和親之禮卽  
以施之南詔亦何不宜

本朝國體之尊國法之正三代以下無與爲比  
欲以漢唐之辱與施於海島之小夷舉國唾罵  
恨不食餘幸逢輕典免於族誅其人幸矣

回紇之初卽四部之一也曰回紇曰契苾曰思  
結曰渾總謂之勅勒突厥默啜之強迫奪勅勒  
之地故四部度磧內附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  
其始不過如此後以河西節度使王君奭與之  
構怨弄兵報仇西奔吐蕃其勢遂不可制勅勒

卽鐵勒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皆瘠駑無用朝廷苦之而欲悅其意不得不盡市也所得賜予及馬價至用車數千乘載之以歸唐之帑藏坐而一空矣今日北邊互市弊正如此得馬皆瘠駑下乘入塞輒成賦予軍人令其喂養必令賠償爲北邊大害不知將來作何究竟然使苑牧之政修有所養或不甚苦禽

唐封回紇可汗號內有登密施字譯云華言到竟可敦號內有毘伽字譯云華言足意此皆佛經字也佛經中名字語言多是唐時字義以此推之古佛名號當亦從來切語音所撰耳

回紇阿啜可汗謂其相頡于迦斯曰兒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交豫也虜謂父爲阿多唐人呼父爲阿爹爹徒可翻與多同

寶從一爲皇后阿奢奢者乳母之父與多  
或云俺荅荅字虜亦呼爲多

元和初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中國置寺處  
之摩尼者僧之別名也其法日晏乃食食暉而  
不食潼酪今民間有清齋者午後乃食教門中  
亦多有之

唐史回鶻兵至橫水退屯釋迦泊又吐蕃有達  
摩替普想亦爾時方言未必卽古佛名字不知  
佛經竟出何時

唐時西突厥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不  
授一箭號曰十設亦曰十箭夷中無符信以箭  
爲契召會則傳之謂之契箭杜詩所謂青海無  
傳箭天山早掛弓是也今虜中亦有號箭是其  
遺制

沙陀者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婆山之  
蒲類海之東有大積名沙陀故以爲號

六千餘帳附於回紇爲其所苦酋長米和蓋  
降於吐蕃元和三年舉衆內附處之靈武已以  
地近吐蕃恐其反覆徙於定襄卽今朔州馬邑  
間也

波斯國卽條支故地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爲  
號大食本波斯國也龜茲卽漢西域之後唐時  
以其地爲安西都護府有龜茲樂部今樂曲有  
大食調舞部有波斯舞皆其遺音也

唐十部樂有龜茲樂舞設五方師子各高丈餘  
飾以五色每師子有十三人畫衣執紅拂首加  
紅抹謂之師子郎卽今師子而回舞也

契丹奚室韋女真韃靼皆東北夷也路振九國  
志曰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  
南岸其種有八部至阿保機并而爲一韃靼室  
韋女真皆役屬之此遼之始也女真古肅慎氏  
遺種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之

謂之黑水靺鞨五代之末居混同江之南混同江卽鴨綠水也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真居江之北者號生女真其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此金源之始也今建州西女真卽金人之後第不知契丹之種今安在耳

建州在遼陽西北又北爲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又北七百里爲上京臨潢府

五代史契丹阿保機攻渤海拔其夫餘城謂之東丹國使其長子突欲居之註云卽唐高麗之夫餘城也在混同江之西地屬渤海高麗王建之國在混同江之東又註云遼陽契丹之東京故渤海地也如此則扶餘城在今開元邊外矣新唐書登州東北海行千餘里至鴨綠江東南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又自鴨綠江舟行東北泝流五百里至凡都縣故高麗王都也又東北泝流五百里又陸行千里至渤海王城蓋唐時



高麗在今朝鮮北境渤海又在其北今之海西  
建州女真所據卽其地也後晉天福元年高麗  
王建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  
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則新羅百濟併於  
高麗在今朝鮮境內矣

契丹之興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謂之西  
樓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  
山起南樓木葉山在錦州阿保機葬地也

耶律德光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  
七人以此觀之契丹之起固已奄有沙漠兼並  
引弓之民矣元太祖四大幹耳朵之地亦在漠  
北去上都萬里其視中原猶一隅也

唐史室韋契丹別種在東胡之北邊蓋丁零酋  
裔也在南爲契丹在北爲室韋地據黃龍東隣  
黑水西隣突厥南鄰契丹北瀕海峴蓋今土爾  
其據卽其地也韃靼之先舊無可攷通鑑宋白

曰韃靼本東北方之夷韃靼之後也韃靼先臣高麗後附渤海貞元元和間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流徙陰山其俗語訛謂之韃靼咸通末李克用爲官軍所敗嘗往依焉及克用授雁門節度使率其衆入平黃巢俾牙於雲代之間恣其畜牧此韃靼之始也蒙古一族不知與韃靼同出否

韃靼有二一曰黑水韃靼在流鬼國南卽女真之先也一曰渤海韃靼其王曰大氏據有遼左之地開元十四年黑水韃靼遣使入國以其國爲黑水州元和以後服屬渤海契丹旣破渤海黑水乘間復其故地自號熟女真建國之初以爲都城已而遷都於燕改其地爲會寧府號曰上京卽今三萬衛也

洪景廬曰番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者天竺語轉而爲身毒捐毒禿髮語轉而爲

鞮鞞乃鞮鞞也此論近似但鞮鞞之於鞮鞞似不相蒙未必卽聲之轉耳今北虜鞮鞞鞞其文書謂之達達字秦文卽蒙古字也

高麗在漢以後猶未甚大唐初與百濟連兵侵新羅北境其後遂強也而北濟亦爲所并今之朝鮮蓋合百濟新羅爲一矣

高麗爲唐所滅久不建國至唐末天祐初有石窟寺渺僧躬又者聚衆據開州爲王國號大封遣使人貢於吳躬又性殘忍其臣王肅殺之而自立復號高麗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卽今朝鮮二京也大封以前其王爲高氏大封以後其王爲王氏

國初李氏滅王氏而代之今二百餘年矣

元世祖在位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植世祖遣將出師往問其罪此義舉也夷人入主中國於屬國之亂猶能與問罪之師奈何外夷叛國

主自立朝廷不問其名姓從而封之候如故酋  
尚在操璽綬以請何以應焉

安南古交州地漢唐以來皆入版圖

國初其王陳日燿內附

太祖封之已而其臣黎季犁篡盜

成祖命將討平求陳氏後無人遂郡縣其地設  
交趾布政使司久之黎利詐亂中國不能守遂  
以畀之傳至黎諲其國復亂諲出居海上而死

國人共推其弟黎應攝國莫氏父子遂篡有之

國人乃立諲子黎寧都清華改元光照莫氏遣

人攻之寧走不知所在而其臣黎景瑁等又立

諲次子黎憲改元元和蓋與莫氏分有其國矣

寧之立也遣其臣鄭惟懌奉表入貢以莫氏之

難來告已而憲等求寧踪跡得於老撾復以國

讓之此其臣鄭惟忱所供及莫方瀛表奏乃謂

黎諲無子詐也

莫登庸以黎氏之相盜有其國

朝廷發十餘萬兵討之竟不能入莫氏奉表求降於鎮關外繫組上貢天兵遂罷乃廢其王號建以爲安南都統使司秩從二品其所部十三道改爲宣撫使司十三各設宣撫同知一員然莫氏帝其國中自若也登庸子方瀛方瀛歿子福海嗣福海歿子宏灑嗣宏灑歿子茂洽嗣至萬曆丙子入貢已五世矣

元人旣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遣使人朝貢金人以代罪此安南金人始也嘉靖中莫登庸歸化朝廷赦而封之貢代身金人以謝蓋本於此朝鮮著姓金柳爲最安南著姓鄭阮爲最其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中國自宋元以降不重門閥以族繫望者少矣

唐與黠戛斯可汗合族敕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蓋

借廣陵父子之世以屈其禮所謂雜夷之政也  
黠曼自稱李陵之後本無所據而唐以隴西之  
屬直附於廣亦未詳其所出太史公作李廣傳  
不聞其出於柱下也唐既祖柱下又系隴西皆  
妄也

唐開元初有胡人上言往師子國求靈藥其國  
在天竺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而止有鬼神及  
龍居之以馴養獅子得名諸國商賈往與貿易  
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直商賈依價  
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樂土  
因此競至或有停住遂成大國此卽佛經所言  
獅象天龍夜叉之屬也其國旁所有出於習見  
故以是爲法象耳今廣東居民有與海神市者  
造舟海上以貨置舟中焚契於岸傍縱舟而去  
如期舟來所命貨物與原約不爽亦師子之類  
也天下事有不可以理曉者儒者局於所聞其

夏蟲之見

元史欽察部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漸沒  
卽出爲蒙古所併此其地卽西海也但謂日沒  
輒出殊不可省旣云地在西極日由地中東出  
則其度數相距當亦不減空中何得沒而卽出  
也又南海之番有俱藍國者自泉州至其國約  
十萬里世祖遣使三往招之遂遣使朝貢

唐史崑崙在林邑南去交趾三百餘日蓋遠而  
悍者也

唐初西南海諸國多以黑小厮入貢卽崑崙  
如之遺種也

唐初落邑王范頭利爲其臣伽獨所弑伽獨自  
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女爲王新羅亦立女王  
金真德當時外國女王如此者尚多卽今女土  
官也宋嘉定二年畏吾兒國降於蒙古畏吾兒  
者唐之高昌也

本朝爲吐蕃所破寄居甘州謂之畏兀兒

宋政和七年大理朝貢封酋段氏爲王此大理入中國始也今爲郡縣置吏與內土等矣

將荆蠻國其王號爲鬼王其別帥曰羅殿玉在辰交之間卽今廣東雲貴間也世用具蛤飾器謂羅殿疑出於此

今廣東有蜚賊不知其名義考南史沈攸之奏有撲滅蠻蜚之語毛晃曰蜚南海夷種也蜚有三種漁蜚取魚蠓蜚取蠓六蜚伐山林取木又二廣之間山谷不隸州縣者謂之獠人舟居者謂之蜚人島居者謂之黎人以此知獠蜚之名所從來久矣

瓊州至今有黎賊不詳其種土人以爲南正黎之後也唐史瓊州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卽其種矣

土蠻部落故元之後裔於順義王君也直前迷



邊衆數十萬其下有六酋自西虜通貢以來惟  
三衛海西諸夷假土蠻之勢以擾薊遼故東北  
多事耳

虜酋順義王直大同邊與其子黃台吉等共爲  
一支 昆都力哈者順義王之弟也而謂之老  
把都老把都之子曰青把都又永邵卜大成者  
順義王異母兄子也爲虜中長支而從老把都  
部落直宣府邊共爲一支 吉能者吉囊之子  
也吉能之子曰把都兒黃台吉在河套駐牧直  
延寧邊是爲一支

松山賓兔者套虜之別支也居賀蘭山之下直  
甘肅邊西海賓兔者順義王之少子也久據西  
海南收松藩番夷然其牙帳亦在甘肅邊外故  
甘肅有西賓兔也

漢時匈奴之長爲單于其妻號爲閼氏唐時突  
厥之長爲可汗其妻號爲可敦今之虜王正配

號爲哈屯妾媵號爲比妓哈屯卽可敦之譯也  
音正相似書者譌耳

吐谷渾呼噉入聲吐渾吐蕃吐字亦音噉入聲  
今直呼爲土耳

孟養土司元呼爲蒙樣

萬曆初年間九絲都蠻平得其銅鼓若干獻諸  
京師世傳以爲諸葛鼓者是也考五代史潞州  
蠻酋作亂湖廣王逵撫之獻銅鼓以降則銅鼓

之俗其來已久矣史註溪洞諸蠻銅鑄爲大鼓  
初成懸於庭中置酒大會豪富子女以金銀爲  
大釵執以扣鼓竟乃遺留主人名爲銅鼓釵搯  
怨相殺則鳴此鼓至者如雲此銅鼓所由起也  
貴州諸蠻亦多有之所謂諸葛鼓者想其制出  
武侯耳

東方曰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抵觸地而生夷  
者抵也其類有九南方曰蠻者君臣同川而浴

極爲簡嫚蠻者嫚也其類有八西方曰戎者動  
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克也其類有六北方曰  
狄者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其類  
有五此風俗通所著四夷名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八終

筆塵跋

吾

師于文定公有穀城全集及讀史漫  
錄行世小子寵間嘗少効編次之  
役矣第恨史錄坊刻謬付傭書罔  
識技讐猶仍魚魯意甚嗟焉茲歲

公車報罷適公子中翰君韓奉使  
東還與之昕夕聯舟因復出

師所爲筆塵手藁眎寵潛然卒業慨  
慕彌深大都錯綜今替揮霍見聞  
無論國故典章觀若懸象卽間雜  
齊諧亦屬勸百此其

與史錄同而墻籬載筆有觸輒

書標置未遑良亦有待也寵竊負

緣緒言紬繹條貫敬釐爲卷者十

有八爲類者三十有五實不能贊

乎一詞亦匪敢秘其鴻寶編摩旣

竣用歸其副於中翰君蘭臺石室

不可無此一編知非獨王謝家物

禽時

天啓乙丑秋七月旣望福唐門人

郭應寵薰沐勒於黃石山堂

